

【青春酷映】



Yuanli Nari

远离·那日

别因为寂寞而错爱，别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

溺紫 著



珠海出版社

【青春酷映】

Yuanli Nari

远离·那日

别因为寂寞而错爱，别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

溺紫 著

 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离·那日/溺紫著. —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8.7

(青春酷映/陈媛主编)

ISBN 978-7-80689-988-5

I. 远... II. 溺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4348 号

青春酷映之远离·那日

© 溺 紫 著

责任编辑:潘杜鹃

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电 话:2639330 邮政编码:519000

网 址: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zhcbcs@zhcbcs.net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:16 字数:220 千字

版 次: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689-988-5

定 价:47.60 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高三结束,林霄,从小在男人堆里泡大的优质女孩,唯一能向
人民大众交待的就是:

林霄很好,她高考结束,成绩很好。

林霄很好,她名花有主,来年请早。

网上结缘,现实无分,当周平成为林霄的姑父之后,逃,是林
霄唯一的选择。

韩国,景鸿的温情渐渐淡化了林霄的心伤,却又因此让她承
受了嫉妒的愤恨,遍体鳞伤。

再逃,回国,杭州。

陌生的面孔,新的过客,旧友的敌意,一切如迷。当谜底揭开,
心,已找不到疼痛的方向。眼角膜严重损伤,复明的希望,0.2%。

青春酷映 远离·那日

远离·那日 |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前 篇

那

日

青春酷映 远离·那日

·林霄

高考结束了。

我告别了冗长的过程，开始了更加茫茫无际的生活。

前半个暑假，我狠狠地扔掉日积月累可以砸死人的考卷课本。回归每天只有电脑、食物和篮球的原始生活。

空气里除了我们的汗酸味，还多了一点点，一点点的窘迫。为了缓解这一点点、一点点的尴尬，我开始了一个网游，尽管我对此兴趣不大。只是为了排遣一些古怪的东西，心里的，郁闷的。

我就玩一个游戏，也不大费周章地买卖装备。因为我总觉得我应该玩游戏，而不是被游戏玩。

DOG黄恨透了我这不温不火的态度，干脆，连装备带练级他一人全包了。我说，你爱玩就玩着吧。他一边埋头打怪，抽出一只爪子扔我一只香蕉说我不懂享受。敢情你完美打到双手

抽筋、两眼翻白才算享受？

男人心，海底针。

即使在那段岁月里，我还是照旧天天球场、宿舍两头跑，准确说是黄狗的宿舍。为节省那几百块生活费，我就在黄狗外面租的宿舍里安顿了下来。我们和小黄狗同居，球友说我们是狗男女。狗男女就狗男女，我们是纯洁的狗男女。

有的时候上午接到老姐柔情问候的电话，下午就得陪她走断脚骨，不过却可以捞点外块。她总是硬给我买裙子，一开始我挣扎，后来我学乖了，不拆掉吊牌回头就转淘宝当原单转手卖掉，也算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一到晚上打开QQ，一旦忘了隐身，就准会有十几个大叔头像不停跳动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回应他们。我想说：

林霄很好，她高考结束，成绩很好。

林霄很好，她名花有主，来年请早。

一切战争的爆发，都有它的偶然性，大概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。

那个慵懒的午后，我郁闷地打开计算机。抱着不曾期待任何事物的心态输入了账号、密码。一个似曾相识的界面，为什么还要玩呢？也许因为无聊罢，也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厌倦这样的厮杀，也许，我还是喜欢这样的操作。我一个人，面对一台电脑，无数个人，面对无数电脑，充实着、无聊着。

那天以后，我枯燥的生活里除了食物和篮球，还多了一个

游戏,一个繁荣寂寞的游戏。狗说我找到感觉了。原来所谓的感觉是就没有感觉,只要麻木了,那就是所谓的陶醉,只要迷失了,那就是所谓的快乐。

原来,一切是如此简单。

最多不过三天,我就能很熟练地操作这个简单得可以的游戏,理所应当接受我的职业——武士,渐渐习惯了这个名字——死水。那个游戏上,我的身份证,我的身份。同样,也习惯了误打误撞的性别——男,或者说,人妖。好处是,没有十几个彪悍的男号呼吼着:“妹子,哥来了!”然后抱成一团。

而且在这个人妖成灾的年代,只要对级别高的姐姐撒撒娇,日子还是很好过的。大概坐在计算机面前真的很空虚,所以无论是帅哥还是人妖,无论活水还是死水,都抢着来解渴。感谢这些人的空虚,不到半个月,狗再一次看我游戏接口的时候不得不大叫,你小子还真有一手。我笑说,那是。

那天无意之中打到了个令牌,所谓的令牌就是传说中能帮你创建帮会的东西。狗在隔壁桌上拍案而起,大骂我抢他的。我懒散地靠在椅子上,淡淡的:“不拿的是傻子。”

其实,那东西也不值钱,只是有的时候抢来的东西特别让人有满足感罢了。于是乎,我个人出了点钱建了个帮派,把DOG加了会长,里外里还是我赔了他的。取了个冷到极点的名字——死狗帮。我当时很纳闷,除了青光眼白内障谁会加这样的帮派。

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一个帮派应该有个体面的名字，比如“青龙”或者“白虎”。

“水哥，收人你就主动点儿吧。”臭小子说完话，就不见了人影，听说今天下午情人有约。不过，除了英语淫魔以外，也少见到有雌性动物会主动接近他。

同情狗的悲惨遭遇之后，我只能上了我死水的号，乖乖地站在安全区收人。成果？除了丰硕，还有别的形容词吗？就凭我一身上下或打或骗的极品装备，那些个小朋友眼眶都快红了，忙着问我要 QQ。被人抬得高高的感觉，还真的有点叫人回味。我新 QQ 的头像又开始活动起来。

哎，小朋友感情不要太丰富，我会有压力的。

那天狗体无完肤地回到宿舍，手上还捏着一张不知道从哪个寝室偷来的激光唱碟，隐隐约约看到“潘”什么东西，只不过没心情去理会他偷来的盗版，继续陪着一群小朋友聊升级、聊装备、聊性别。

“老大，我是真女人哦，我们视频吧？”

这话我听几次裂几次，妹子啊，我也是真女人哦，您饶了我吧。我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只好打个笑脸过去，然后说“不用不用”。

结果我柳下惠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宣扬，论坛上开始讨论我的故事，我后来数了数，大概有四十个版本，最绝的那个是：死水一辈子爱过五十个女人，其中四十二个车祸死了，五个被

卖到了越南，两个看破红尘出家了，最后一个是他妈。

整个事件朝着无比惊悚的方向发展着。

*是的，我红了。

·周平

你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。

等我悟到这个真理的时候，我已经二十六岁了。

二十六岁，相亲六次，被甩六次。上司CAT林说杭州有的是好女孩，叫我用不着担心。如果好女孩个个都等着我，我也不会被我妈逼上梁山，走上相亲的不归路，而且还要坐半天的车去老家相亲。唯一可以欣慰的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女强人坚持不婚主义，所以单身生活也不会那么孤单。我瞄瞄CAT林，她已经补妆超过十次，整衣服超过十五次，修指甲超过三十五次。

原来女人的打扮只是天性，并不完全是为了吸引男人的注意力。

今天五一，劳动者的节日，像我这么热爱劳动，为国家鞠

躬尽瘁的有为青年太应该过这个节了。于是，我搭了火车回家看爸妈。

回了家，老远就听见邻居家的小姑娘冲着我喊叔叔，心里真叫一个不爽。死小孩还死粘住我不放，直到我丢给她一整包UHA，她才蹦蹦跳跳地回家。

难得回趟家，真的什么都特别艰辛，连走几个楼梯都会被绊倒，害得我真是连摸带抓地才上了七楼这说矮爬死人、说高没电梯的危房。

一进门就看着百万雄师迎面而来，差点儿没把我吓趴下。眼看表叔阿姨三姑六婆四姨七妈三十六寨寨主全到了个齐。

当时很强烈地后悔了一件事：没陪CAT林去游莫干山。

我逃进暂住在我家的表妹的卧室心想得个安静，谁知道挂满HELLO KITTY的粉红小屋子里一小姑娘正破口大骂：“你小子以为躲里面，老娘就动不了你？你有种躲一辈子！”

我觉得世界变了，我妹长大了，会用“老娘”这样的中文托福高阶词汇了。

我和这丫头耗着，直到吃饭。没想到更惊悚的是，这小小丫头刚下机就和我来了个对视：“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我愣在原地，敢情这半天她都没意识到我的存在。

吃了顿饱饭之后，表妹听着潘玮柏的歌一脸舒坦地又开始玩游戏，我问她玩什么，她先是看我迷茫，后兴致一上来，拉着我就要带我玩。我一边说着这小孩子的玩意儿没兴趣，一边儿就被表妹的蛮力所征服，还在她暴利驱使下申请了个

合她胃口的ID——帅到崩溃。我谢谢你小姑奶奶，帅是不假，崩溃还有待考证。

回家的三四天里，表妹尽心尽力地鞭策着我，有教无类，诲人不倦：网游并不是游戏那么简单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我说“哦”，然后很快把她老人家的劝导忘记了。

那之后，我回到上班的老地方，附近有一个环境还不错的网吧，没事的时候也会去那儿逛逛。仔细看会发觉网吧里玩那个游戏的人还真不少，三五台里就能看到有个人玩。

算我无聊，玩游戏总比翻着网页把时间留给QQ上的小女孩来得要有趣，于是乎，二十六岁那年我就这么跨进了传说中的游戏生涯，我不痴迷，就是有点儿好奇。

CAT林最近说我看着特顺眼，我说谢谢，其实以前也一样。

这么算算玩这个也有一个月了，除掉中间没时间去买卡的两个月。可回头一看当初喊着我叫大哥的全自个儿当了大哥，几个可人的妹子也全嫁作他人妇。

游戏就像生活，你放下了它，它就不会等你，它无情地走了。于是，从新开始。我毅然地退出门派，打算另觅新窝。就我这一身烂到昏天黑地的装备，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过百段了。

那天在安全区等人，不小心瞄到一条黄字，“死狗帮招人，

有衣同穿，有级同练，只吃别家肉，不打自家狗。”发字的人叫死水，名字听着挺照得住的，还是个一身极品装备的武士。我觉得我既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，应该不会看走眼。于是加了他。一进去才发现原来狗帮的人还真多。行会聊天里也整天有人水哥、水叔、水老大地叫，总觉得他和谁都有话聊，都处得好，是挺有趣一人。

后来在练级的时候遇到他好几次，他问我多少了。我说差几点一百一，他“嘿嘿”了一下也没说别的，有的时候还会一起练级，打怪。

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好几个月，不私聊也没秘密，什么都被曝露在阳光下，无比美好。

***你说是命运安排了人的相遇，而我却觉得是我们的相遇造就了悲喜的命运。**

·林霄

“活着就是恶心。”

我深刻地觉悟到。

一开学，大家就投入了繁忙的大学生活。DOG黄说去援助西部大开发，陪着三四个女生去了西藏旅游，留下我一个人。说寂寞没这么矫情，说情调没那么太平，连每天抢他食物的最大乐趣都被无情地剥夺了。刚抱着球打算找兄弟去热血篮球，就被刘闵挡住了去路，他说要请我吃饭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，但又不能拒绝。我做了他两年的GF没给他争过半点儿面子，现在还和小黄狗住在一起。

我不守妇道，我理亏。

刘闵现在和我一个大学，Z大，我们的感情很稳定，除了稳定我也不想再多形容什么了。他需要一个不管他，纵容他花心